

# 马太在马太福音如何使用旧约

黄琪珺和黄义信

## 个人简介

黄琪珺是土生土长的槟城人，内向理性，享受音乐、文字和电影。毕业于槟城理大工商管理硕士；马浸神道学硕士。目前有志并参与讲道及各类的教导事工，亦于教会里参与牧养工作。

黄义信拥有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哲学博士，目前于妻子及三个孩子居住于东南亚。他是本院现任教务长(代)，英语宣教学博士和文学硕士负责人。他参与神学教育超过十年，他也在学术期刊发表了几篇有关解经的专文。他也是《从经文到讲章：释经讲道的介绍》和几本英语书籍的作者。他热爱跑步，已经完成了多个超马和耐力障碍赛。

## 摘要

新约引用旧约经文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旧约中有关耶稣的预言如何在新约里应验更是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甚至质疑新约作者引用旧约时没有考虑到旧约经文的原意和处境。因此，本文以马太福音中的两个例子来证明新约的作者——马太在引用旧约经文时并没有断章取义。



## 引言

每逢圣诞节，一些基督徒耳熟能详的经文会在崇拜和聚会期间不断地回荡在耳边。其中最经典的大约就是这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sup>1</sup>作为圣诞期间必读的福音书——马太福音，作者在第一章里就引用了旧约先知的話，来证明耶稣基督的诞生应验了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的预言。

然而，当我们翻开以赛亚书七章的时候，却看见那段预言是对着亚哈斯王所发出的，内容是说明犹太将得救，而亚兰及以色列将灭亡。这样看来，新约经文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引用仿佛不一定有直接、或者字面上的关联。这不禁让人疑惑新约的作者究竟是不是随意地引用旧约？被引用的旧约经文的背景有什么作用吗？他们引用旧约时又有什么根据呢？可见新约圣经如何使用旧约圣经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本文将会先关注新约对旧约的引用，接着会以马太福音中的两个例子来证明马太引用旧约经文时并没有跳脱旧约经文的处境。最后，本文会总结马太如何在马太福音中使用旧约。

### 一、新约对旧约的引用

有一些学者认为新约作者使用旧约纯粹是为了利用旧约的措辞来提高自己的使徒权威，而没有理会所引用的旧

---

<sup>1</sup>太 1：23

约经文的上下文的意义。<sup>2</sup>甚至有些强硬的「读者回应鉴别学者」(reader-response critics) 认为每一位古代或现代的读者都有自己的前设，因此会扭曲或更改作者原意，不可能明瞭经文早期的意义。<sup>3</sup>这种观念就认为新约作者使用旧约时也一定是扭曲了原意。于是，在本文的第一章我们会讨论新约引用旧约的目的，以及学者对于新约引用旧约的观点。

### (一) 新约引用旧约的目的

新约显示了上帝在耶稣身上所成就那空前的、全新的作为；同时，这个宣告的中心是旧约中盼望的成全，而且旧约书卷也是初期教会在传道、教导、护教的资料的来源和衡量的准绳。<sup>4</sup>所以说，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是千丝万缕，无法三言两语就简单带过的。

除了肯定旧约的权威，新约作者也认为旧约的预言在基督的生平事迹和教会的开展上得着应验。<sup>5</sup>这表示新约作者在写作时是有一个前设的，那就是假定耶稣就是圣经指向的那一位，经上的话也在耶稣身上应验了，因此新约作者以耶稣作为他们的释经钥匙，挪用圣经来支持他们对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宣告。<sup>6</sup>

---

<sup>2</sup> 毕尔 (G. K. Beale)，《与新约作者同读旧约——实践篇》，聂锦勋译（香港：天道书楼出版社，2016），37。

<sup>3</sup> 毕尔，《与新约作者同读旧约——实践篇》，40。

<sup>4</sup> David L. Baker, *Two Testaments, One Bible: The The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2<sup>nd</sup> ed. (England: APOLLOS, 1991), 29.

<sup>5</sup> 吴罗瑜、许志贤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神话语的诠释》（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89），40。

<sup>6</sup> 华德·凯瑟·博克、恩斯，《与新约作者同读旧约——导论篇》，邵樟平、邵尹妙珍译（香港：天道书楼出版社，2014），49。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讨论「应验」这个词我们可能想到一个简单的关系，比如旧约里的作者说「以后将发生一件事」然后在新约这件事就发生了。其实马太的「应验」的说法是指一个更复杂的关系。稍后我们将研究马太福音一章 23 节和马太福音二章 15 节，看看这个预言在耶稣身上应验的方式有多复杂。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评论说，复杂的应验方式使一些学者断言新约作者没有按照旧约作者的原意使用旧约。

## （二）研究新约引用旧约引申出的争议

那么今天我们如何确定新约作者有没有断章取义呢？他们有没有按照旧约在其当时历史处境下的含义来解释其经文呢？而旧约先知的预言，难道不是当时代就应验了，还有远程的应验吗？

为着探讨新约作者引用一段经文所带出来的意思，和旧约作者在经文中所表达的原意是不是相同，凯瑟、博克和恩斯就提出了三个不同的观点：<sup>7</sup>

I. 单一意思，指涉对象一致：旧约作者在经文中所表达的意思，与新约作者要表达的意思相同。

II. 单一意思，众多背景和指涉对象：旧约作者和新约作者所表达的是单一意思，可是旧约作者使用的字词在新约作者引用时取得了新层次。

---

<sup>7</sup> 华德·凯瑟、博克、恩斯，《与新约作者同读旧约——导论篇》，54。

III. 更圆满的意思，同一个目标：新约作者在旧约经文中领会新的意思，那未必是和旧约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紧密相连。

以上的三个观点中，「更圆满的意思」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忽视「新约作者对旧约经文的应用」和「旧约经文原意」之间的张力。<sup>8</sup> 这个观点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难解之处所带来的释经难题，而是假定是神在保守那隐藏在旧约经文下的意思，直到新约作者把它们显露出来。更甚的是，有些学者说新约提供了新的含义，或者说新约作者没有按照原作者的意思使用旧约。最近的学术研究已经拒绝了这种想法。《新约引用旧约》这本著作就是旨在表明新约作者是如何按照原意解释经文。<sup>9</sup> 新约作者使用旧约时不仅是直接引用旧约的内容，也是为了引用典故和其他间接的参考。Abner Chou 也在他的书中（*The Hermeneutics of the Biblical Authors*）支持这个论点。<sup>10</sup> 他还研究了旧约使用旧约的情况，即先知在他们的书卷中引用和参考更早期的启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表明当圣经作者引用圣经的其他部分时，他们会把原本的语法和历史背景纳入考量之中。

我们想要表达的是，尽管对旧约的使用往往很复杂，特别是涉及到旧约预言的应验这一概念时，新约作者并没有以断章取义的方式使用旧约。他们尊重原有的背景和历

---

<sup>8</sup> 同上，292，303。

<sup>9</sup> G.K. Beale and D.A. Carson, eds. *The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ker, 2007).

<sup>10</sup> Abner Chou,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Biblical Authors: Learning to Interpret Scripture from the Prophets and the Apostles* (Grand Rapids: Kregel, 2018).

史环境，他们在新约中的对旧约经文的用法与原作者的意思相一致。

## 二、马太福音一章 23 节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中，马太以耶稣的家谱来介绍了耶稣是谁后，就展开了耶稣降生的叙事。在马太福音一章 23 节，马太直接表明耶稣的降生应验了先知的预言，那就是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中有关以马内利的预言。因两者之间的关联不容易解释，也因学者们对应验方式有不同的观点，这节经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因此，我们以这节经文为例子，研究马太在引用旧约时有没有根据经文原意。

### （一）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的处境

以赛亚书的七至十二章所带出的神学主题是「仆人与君王」，那就是神的百姓当全然信靠主，以及主拯救人的方式——以爱来解决世上的强暴。<sup>11</sup> 从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的上下文来看，这个兆头是耶和華赐给亚哈斯王的。当时亚兰与北国结盟，要攻击犹太并另立新王。哈斯王非常害怕被强大的敌人击败却不信靠神，甚至拒绝神主动赐予的有关拯救的兆头。然而神忍耐亚哈斯的小信，依然赐下兆头。这个赐给以赛亚的异象就是有一个婴孩要作王，并且带来没有伤害和毁坏国度，最终带出了「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

根据经文，以马内利婴孩的诞生必须伴随着亚兰和以色列的灭亡（赛七 15-16），以及亚述的背叛（赛七 17）。

---

<sup>11</sup> 恩斯特·莱特（G. Ernest Wright），《平信徒圣经注释：以赛亚书注释》，郑慧姪译（台南市：人光出版社，2002），47。

但是，对以马内利婴孩是谁的好几个说法都被推翻了，如希西家是因着时间不符，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则是直接确认为以赛亚的儿子。<sup>12</sup> 除了无法确定以马内利婴孩在亚哈斯时代的身份，这个兆头也带着超越时代的意义，更是让人看不透以马内利这个人物。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中的「子」和以赛亚书九章 6 节的「子」是指着同一个人，而且从以赛亚书九章 1 节到以赛亚书十一章 16 节都是在说明这位「以马内利」的工作，所牵涉的时间甚至转移至「当那日」（赛十一 10）——主再来的时日。<sup>13</sup>

因此，当我们将以赛亚书七章中的以马内利，和九章 1 至 7 节的婴孩，及十一章 1-16 有关耶西的根，这更大段的上下文一起解读，将看见「以马内利」意义的深远，所以这个兆头有双重的任务，对当代（近期）和将来（远期）都有意义。<sup>14</sup> 这就显明了此预言必须在亚哈斯时期有历史性应验的必要性，加上末世性的诠释。<sup>15</sup>

一些学者尝试对这个兆头中近期和远期的张力做出解释。普拉默认为，在亚哈斯的时候的那孩子并不能完全符合以赛亚书九章 6-7 节中的描述，所以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先知的压缩视角」(prophetic foreshortening) 导致旧约先知在异象中看见未来多重事件时，不能辨别事件的年代间隔，因此以赛亚用预言的眼光看着两个孩子时好像一起发

---

<sup>12</sup> 吕绍昌，《天道圣经注释：以赛亚书（卷一）》（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4），319-320。

<sup>13</sup> 马有藻，《神必救赎——以赛亚书诠释》（台北：华人基督徒培训供应中心，2005），41，53。

<sup>14</sup> 欧思沃 (John N. Oswalt)，《以赛亚书：一至三十九章》，于卉译（美国：麦种传道会，2015），284。

<sup>15</sup> 吕绍昌，《天道圣经注释：以赛亚书（卷一）》，318。

生的。<sup>16</sup> 奥斯瓦尔特就表示，以赛亚说出「以马内利」的预言时，知道这个应许会在将来某个时间成就，但不等于他能全面了解耶稣生平的细节，能够清楚看到整幅图画。<sup>17</sup>

总而言之，根据上下文来说，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是夹在「审判神谕」之间的一段「报喜神谕」的中心信息，在不信的背景之中，上帝给了不信的亚哈斯及不信的国祧同在的应许。<sup>18</sup> 如欧思沃所说，这个预言好坏参半，忧喜交加，忧的是犹大王朝走向灭亡，喜的是犹大有神的同在的应许。<sup>19</sup> 这个预言符和以赛亚书的两个交叉的主题——审判与拯救，最重要的是神应许了祂超越时代的同在。

## （二）应验

马太以耶稣的怀胎、诞生、以及命名标示了预言时代的结束，和「应验时代」的开始，马太独有的「公式引述」(formula-quotations) 就是为了强调与耶稣生命中有哪些事件是预言的应验。<sup>20</sup> 跟据学者统计，马太福音引用旧约共计约 65 次，其中特别强调「是要应验主藉先知说的话」，也就是预言，共计十三次。<sup>21</sup>

---

<sup>16</sup> 罗伯特·普拉默，《释经学 40 问》，言盐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170-171。

<sup>17</sup> 约翰·奥斯瓦尔特，《国际释经应用系列——以赛亚书（卷上）》，（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18），157。

<sup>18</sup> 吕绍昌，《天道圣经注释：以赛亚书（卷一）》，317。

<sup>19</sup> 欧思沃，《以赛亚书：一至三十九章》，275。

<sup>20</sup> 京士柏，《马太的耶稣故事》，區信祥译（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8），36。

<sup>21</sup> 谢家树，《看啊！祂真是王——马太福音纵观》，信徒神学丛书九，（台北：橄榄基金会，1996），32。

这一章的焦点就是其中一个有公式引述，关于「以马内利」的预言，其应验有三种不同的解释。首先，许多保守派学者认为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首先指向基督。<sup>22</sup> 支持这个观点的解释包括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的「童女」这个字前有定冠词，这是特指「一位」神特别选用的童女，因此不一定是亚哈斯时代的任何一人。<sup>23</sup> 此外，从七十士译本将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的希伯来文中「童女」这个词翻译为希腊文「童贞女」（παρθένος），而非拥有更接近的意思的「少女」（ἡλένη）一词，显明当时的文士从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中看出弥赛亚的预言任然有待应验。<sup>24</sup> 马太引用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也是选择「ἡ παρθένος」这字特指「童女」，可见童女生子是件空前绝后的创举，支持了「单应验」的说法。<sup>25</sup> 特纳解释，这是「预言之说」，说明以赛亚之言超越了当时亚哈斯王的困境，这个兆头超越了时间的距离单指向耶稣的降生。<sup>26</sup> 这个说法不会造成马太滥用经文的问题。然而，多数学者拒绝接受真正预测性预言 (predictive prophecy) 这种存在可能的启示观。<sup>27</sup> 而且在上一部分的讨论我们也已经说明了以马内利预言在亚哈斯时代应验的必要性。

---

<sup>22</sup> 欧思沃，《以赛亚书：一至三十九章》，279。

<sup>23</sup> 马有藻，《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诠释》（美国：中信出版社，1994），42。

<sup>24</sup> 海尔（Douglas R.A. Hare），《马太福音》，张洵宜译，解经讲道注释丛书 27，（台南：台湾教会公报社，2010），17。

<sup>25</sup> 马有藻，《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诠释》，41。

<sup>26</sup> 大卫·特纳，《马太福音》，房角石圣经注释丛书第十一卷上，（香港：恩道出版有限公司，2018），80。

<sup>27</sup> 欧思沃，《以赛亚书：一至三十九章》，279。

接着，第二种解释是，这个预言在那时代应验了，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也就是所谓的「双应验说」。<sup>28</sup>意思是在亚哈斯王时候只是部分的应验，「以马内利」真正地应验是在耶稣身上。<sup>29</sup>这个说法的一个难题是，可能以赛亚不知道有一种将来的应验，因此无意谈论弥赛亚，换句话说马太就是在滥用经文了。就如支持「单应验」说的特纳认为这是一种「更全备之意」（*sensus plenior*）的说法，说明以赛亚只是报信者，没有领会到在新约时会会有一个巅峰式的应验。然而，在上一部分的讨论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个兆头中近期和远期应验的张力。同样的，陈宏博也表明，先知的预言的确包含了「远处和近处的观点」。<sup>30</sup>因此，这个说法也不会带来马太不尊重旧约经文原意的问题。

另一个解释的方法就是认为这是个「预表」。预表是透过类比的方式将旧约事件和新约事件相连，并建立在「应许和成就」的观念上，也就是说旧约事件是在前瞻在新约成就的应许。<sup>31</sup>马太正是在耶稣身上看见了和以赛亚时代「童女生子」这个事件的神学上的对应之处，因此引用了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根据毕尔对「预表」的定义，我们亦可以看见马太福音一章 23 节对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的引用是符合「预表」的援引方法。<sup>32</sup>马太福音一章 22 节中

---

<sup>28</sup> 马有藻，《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诠释》，41。

<sup>29</sup> 庄刘真光，《马太福音》，（美国真光协会出版，2019），26。

<sup>30</sup> 陈宏博，《预言解释》，成辉营、蔡金铃译（台湾：华神出版社，1987），134。

<sup>31</sup> 格兰·奥斯邦，《21 世纪基督教释经学》，刘良淑、李永明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12），449。

<sup>32</sup> 有关「预表」的定义，请参考毕尔（G. K. Beale），《与新约作者同读旧

出现了应验公式——「是要应验主藉先知说的话」，加上关乎「以马内利」这个人物的对应，以及耶稣如何为这个「神与我们同在」的真理带来了意义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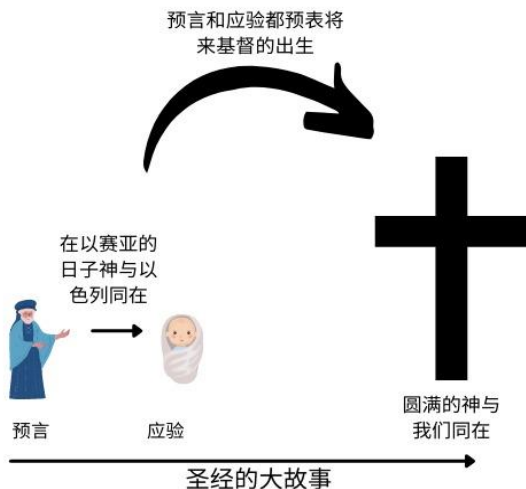
无论是哪一种对此预言的解释，我们看见马太并非单单抓住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这一节经文作为证据而已，而是从以赛亚书七至八章的神谕的主题「大卫家」、「年轻女子生子」、「神与祂的百姓同在」，以及以赛亚书的主题——对弥赛亚的预言，来说明耶稣的奇妙降生和耶稣弥赛亚的身份。<sup>33</sup> 马太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使用家谱和「以马内利」这个身份来介绍耶稣，就是表明旧约里一直预告的、犹太人所期盼的弥赛亚来到了，以基督道成肉身的方式，活在世人中间，施行审判和拯救。因此，马太绝非随便地滥用旧约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论述。

最后，我们用以下的图表说明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和马太福音一章 23 节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最初的预言在他的时代应验了，而在新约时期，马太将整个应验的过程指向了弥赛亚的到来。换句话说，因为以赛亚时代婴儿的诞生证实了上帝持续与以色列民同在，弥赛亚的到来实现了上帝将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应许。

---

约——实践篇》，45。

<sup>33</sup> 大卫·特纳，《马太福音》，82。



图一：预言和应验都预表将来基督的出生<sup>34</sup>

### 三、马太福音二章 15 节

马太福音二章里马太引用了好几段旧约经文把婴孩耶稣的经历和以色列的故事连接起来。本文以马太福音二章 15 节作为探讨新约引用旧约的第二个例子，是因为马太对何西阿书十一章 1 节的引用看起来特别牵强，让人质疑马太是不是胡乱地找证据来介绍耶稣。同样的，我们会先处

<sup>34</sup> 图表由作者自创

理何西阿书十一章 1 节的处境，然后探讨马太福音二章 15 节中的应验。

### （一）何西阿书十一章 1 节的处境

何西阿经常引用旧约的事件和内容，如以色列的历史和摩西五经的教训，来说明上帝的信息。刘少平就指出何西阿书有 24 处经文引述出埃及记，这些经文被采用来讲解 11 个和出埃及记相关的主题。<sup>35</sup> 何西阿书十一章是第四至十一章的总结，带出了以色列的背道、上帝的审判、将来的复兴、以及最重要的主题曲——上帝的爱。<sup>36</sup>

何西阿书十一章 1 节非常生动的带出上帝对祂的儿子——以色列的专爱。「在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指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期，描述以色列当时如婴孩般年幼无知，因此上帝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让他们有机会更认识神和侍奉祂。<sup>37</sup>「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是源自出埃及记四章 22-23 节，而「召出」(קרא) 含有选召并建立关系的意思。<sup>38</sup> 上帝奇妙地拯救以色列的同时，以色列也肩负神的呼召和使命——被分别为圣，回到自己的土地，并成为万国的祝福。<sup>39</sup>

---

<sup>35</sup> 刘少平，《何西阿书》，天道圣经注释，（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0），24-27。

<sup>36</sup> 同上，458。

<sup>37</sup> 同上，459。

<sup>38</sup> 同上，460。

<sup>39</sup> 柯德纳，《何西阿书——大大发动的爱》，朱文瑜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2014），138。

即使后来以色列背弃了上帝（何十一 5-7），祂仍然以父亲般的爱来爱他们（何十一 8-9），并且上帝应许最后以色列终会归回应许地（何十一 10-11）。何西阿书十一章 10-11 节这段预言可能是指巴比伦被推翻而以色列得以回归家园，也可能是福音时代属灵上的神的各国子民回到神的家中。<sup>40</sup> 无论如何，这复兴的应许显明上帝对悖逆的子民不离不弃的爱。

## （二）应验

马太福音二章 15 节乍看之下和所引用的旧约——何西阿书十一章 1 节，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何西阿书十一章 1 节是在回顾过去神如何以慈爱对待以色列，所以这处旧约经文不一定有预言的性质。然而，将马太福音二章 15 节和旧约出处对照时，可以看见新旧约所记载的人物和事件有类似之处（救赎历史的一贯性——出埃及、无辜人受害），这就是学者常说的旧约是新约相应人物或事件的「预表」。<sup>41</sup> 旧约先知的预言特别和基督的降世与再临相关，而旧约的预表则是新约的影子。<sup>42</sup>

黄汉辉认为，马太福音二章 12-23 节这段叙事，甚至整个马太福音中耶稣出生的叙事，和「出埃及主旨」——也就是和出埃及记有着相似的叙事和主旨——相关，这是马太对耶稣是「新摩西」的观点有关。<sup>43</sup> 海尔亦否定马太

---

<sup>40</sup> 同上，142。

<sup>41</sup> 吴罗瑜、许志贤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神话语的诠释》，41。

<sup>42</sup> 曾霖芳，《释经学》，再版（香港：种子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166。

<sup>43</sup> 黄汉辉，《与人同在的弥赛亚君王——马太福音析读（卷上）》（香港：基道出版社，2016），3。

牵强地引用何西阿书十一章 1 节，而是认为马太福音二章 15 节符合何西阿写这段经文的原意，只不过马太同时带出了两种视角——「回顾」和「展望」，因为耶稣的降临代表了新的出埃及。<sup>44</sup> 以色列和耶稣两者皆称为「神的儿子」，而马太回顾旧约中的以色列因为不顺服所以没有达成出埃及的目标，并看见耶稣如何代表以色列成就上帝拯救的应许，因此将何西阿的话语，和耶稣的救赎连接在一起。<sup>45</sup>

此外，神在出埃及事件中对以色列的保守和爱，同样的在神保守耶稣脱离希律的怒气的事件上重现，因此耶稣的生命就是历史上以色列民的旅程的原型缩影。<sup>46</sup> 马有藻把这种在耶稣身上看见以色列历史的解释称为「类表法」，说明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和现今耶稣的历史「相似」(correspondence)，是同类别的处境，因此马太称之为应验，这乃是「应用应验」而非「直接应验」。<sup>47</sup> 就如贝克所说，不只是一段特定的经文，而是整个旧约中契约的历史，应验在耶稣身上。<sup>48</sup>

作为本章的结尾，我们也用以下的图表说明了何西阿书十一章 1 节和马太福音二章 15 节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何西阿对上帝给与以色列的保守和拯救的回顾，如何预表了弥赛亚的到来。应用于弥赛亚的不是先知具体的话语，而是旧约的叙述——以色列的故事。从这个意义

---

<sup>44</sup> 海尔，《马太福音》，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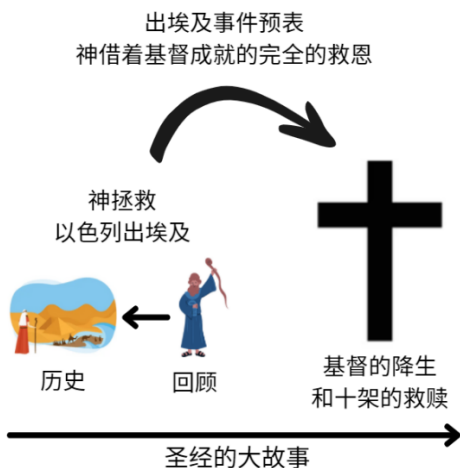
<sup>45</sup> 同上，24。

<sup>46</sup> 大卫·特纳，《马太福音》，96。

<sup>47</sup> 马有藻，《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诠释》47-48。

<sup>48</sup> David L. Baker, *Two Testaments, One Bible: The The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227.

上说，因为弥赛亚是理想的以色列的完美体现，所以以色列的所有历史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



图二：出埃及事件预表神借着基督成就的完全的救恩

49

## 结论

马太引用了许多旧约的人物、律法和典故，就是为了将耶稣呈现为旧约的顶点——祂应验了所有的预言、超越了以色列的传统。<sup>50</sup> 同时，这也显明马太特意以这样的叙述来引起其目标读者——犹太人的共鸣。马太福音里有好几处都是在指出耶稣的一生如何应验旧约的预言，如居住地点（太二 23；四 14-16），医治事工（太八 17）和教导

<sup>49</sup> 图表由作者自创

<sup>50</sup> 莱肯，朗文，《新旧约文学读经法》，杨曼如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11），414。

事工（太十三 35），还有本文所集中探讨的范围——耶稣的降生（太一 22-23；二 5-6，15，17-18）。<sup>51</sup>

本文使用的例子之一，马太福音一章 23 节中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七章 14 节来讲明基督降世的要义，那就是原来由始至终神计划与我们同在，于是「以马内利」就成了新旧两约的中心。<sup>52</sup> 耶稣的生命及在世上的一切作为的意义都浓缩在「耶稣是谁」的定义中，以「以马内利」称呼耶稣，正是马太对基督论的概念所定下的精辟定义。<sup>53</sup>

而以马太福音二章 15 节为例子，马太在「时候满足」，也就是在耶稣钉死在十架并复活升天的事件后，回顾过去而明白耶稣一生所具有的神学意义，看见以色列与基督之间的关系。<sup>54</sup> 以色列人蒙召出埃及，就是为了进入应许之地并侍奉上帝；而有着同样经历的耶稣，也是蒙上帝的保守，并完成上帝赐予的使命。

可见，马太使用的是以基督为聚焦中心的方式释经。<sup>55</sup> 这种以基督为目标的解读旧约的方式，正好符合马太写作的目的。每卷福音书都从某种诠释角度述说耶稣的故事和教导，这就反映出了他们的神学观。<sup>56</sup> 马太福音整卷书的最终目的，就是向读者揭示「耶稣是谁」和阐明祂的教导。<sup>57</sup> 就如谢家树所说的，马太福音此书卷一个特别的目

---

<sup>51</sup> David L. Baker, *Two Testaments, One Bible: The The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225.

<sup>52</sup> 曾霖芳，《释经学》，166。

<sup>53</sup> 海尔，《马太福音》，19。

<sup>54</sup> 华德·凯瑟·博克·恩斯，《与新约作者同读旧约——导论篇》，279。

<sup>55</sup> 华德·凯瑟·博克·恩斯，《与新约作者同读旧约——导论篇》，265。

<sup>56</sup> 莱肯、朗文，407。

<sup>57</sup> 同上，414。

标就是要显明给犹太人看，耶稣就是他们所期望的基督，祂就是那要在地上建立国度的万王之王，而且祂，已经来到了。<sup>58</sup>

而且从文中的两个例子，我们看见马太并非如一些学者说的那样，罔顾旧约经文的处境而滥用证据来说明自己的论点。无论是指出耶稣应验了预言，或是说明耶稣的生命如何成就了旧约历史中上帝要透过「祂的儿子」拯救世人的心意，马太都是根据旧约的处境和原意使用旧约。

### 参考书目

大卫·特纳。《马太福音》。房角石圣经注释丛书第十一卷上。香港：恩道出版有限公司，2018。

马有藻。《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诠释》。美国：中信出版社，1994。

马有藻。《神必救赎——以赛亚书诠释》。台北：华人基督徒培训供应中心，2005。

刘少平。《何西阿书》。天道圣经注释。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0。

华德·凯瑟、博克与恩斯。《与新约作者同读旧约——导论篇》。邵樟平、邵尹妙珍译。香港：天道书楼出版社，2014。

---

<sup>58</sup> 谢家树，《看啊！祂真是王——马太福音纵观》，32。

吕绍昌。《天道圣经注释：以赛亚书（卷一）》。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4。

庄刘真光。《马太福音》。美国真光协会出版，2019。

毕尔（G. K. Beale）。《与新约作者同读旧约——实践篇》。聂锦勋译。香港：天道书楼出版社，2016。

约翰·奥斯瓦尔特。《国际释经应用系列——以赛亚书（卷上）》。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18。

吴罗瑜、许志贤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神话语的诠释》。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89。

京士柏。《馬太的耶穌故事》。區信祥译，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8。

欧思沃（John N. Oswalt）。《以赛亚书：一至三十九章》。于卉译，美国：麦种传道会，2015。

罗伯特·普拉默。《释经学 40 问》。言盐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

陈宏博。《预言解释》。成辉营、蔡金铃译。台湾：华神出版社，1987。

柯德纳。《何西阿书——大大发动的爱》。朱文瑜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2014。

恩斯特·莱特（G. Ernest Wright）。《平信徒圣经注释：以赛亚书注释》。郑慧姪译。台南市：人光出版社，2002。

格兰·奥斯邦。《21 世纪基督教释经学》。刘良淑、李永明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12。

海尔 (Douglas R.A. Hare) 。《马太福音》。张洵宜译。解经讲道注释丛书 27。台南：台湾教会公报社，2010。

莱肯，朗文。《新旧约文学读经法》。杨曼如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11。

黄汉辉。《与人同在的弥赛亚君王——马太福音析读（卷上）》。香港：基道出版社，2016。

曾霖芳。《释经学》。再版。香港：种子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

谢家树。《看啊！祂真是王——马太福音纵观》。信徒神学丛书九。台北：橄榄基金会，1996。

Baker, David L., *Two Testaments, One Bible: The The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2<sup>nd</sup> ed. England: APOLLOS, 1991.

Beale, G.K. and Carson, D.A., eds. *The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ker, 2007). 中译本：毕尔、唐纳·卡森，《新约引用旧约注释上下》，金继宇、于卉译，（美国：麦种传道会出版社，2007）。

Chou, Abner.,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Biblical Authors: Learning to Interpret Scripture from the Prophets and the*

